

賴古堂集

桐古堂集

賴古堂集卷之十五



周亮工櫟園著

序

何省齋太史詩序

予被廢以來謝客却埽門庭蕭寂惟省齋何太史時時慰存予欣爲執手每爲樽酒之會縱談文字以爲笑樂輒歎文章衰敝持論者往往各相抵牾而太史之言曰束古今人文章使出於一其勢有所不能合古今人不一之文章使劃然各守其一其事亦有所不必也文之有周秦有漢魏有六朝唐宋非必有意期爲是體也亦非初有是體而規

規焉有所程量而爲之也質文之相生繁簡之遞
變行乎其所不得不然而矯乎其所不得不止舉
數千百年之手筆若一人爲之華實一文爲之源
流者豈非兼鎔並茹氣運之流變無方即使更翻
迭出亦各成一氣運者乎而後世之士惟見已然
取前古之製作而衡量之曰若者爲周秦若者爲
漢魏若者爲六朝唐宋以至龍門扶風子山孝穆
昌黎廬陵諸家紛紛同異共相犄角若涇渭之不
可淆而蒼素之不可亂作爲文字規模往轍爲周
秦者若不許人更爲漢魏爲六朝若不許人更爲
唐宋而通方之論則又曰方其爲唐宋不可雜六

朝一筆方其爲漢魏不可雜周秦一筆因使執筆爲文詞未暇抒思先期嚴體方尺之楮若限鴻溝惟恐一字之稍踰出乎此而卽入乎彼者豈復有凌雲吐虹之致度足以俯視一世者乎太史之持論如此其論詩大較亦猶之乎此也以故才思傑出作爲詩古文詞縱筆所如龍驤霞蔚不可以諸家相繩尺而能卓然自爲一家予旣喜其持論與予合因請生平所爲詩古文集倡導學者太史乃先出詩集一編示予受而讀之典會所至獨任卷舒雨注雲垂藻風奔赴蘇李屬和之篇鮑謝酣吟之響若噴薄出之而大珠小珠相錯落也予嘗索

其書見贈之句都爲一卷數年以來詩近百篇繇一卷以縱觀全富浩浩乎放於馳騁之區而莫可止予心儀太史逸才橫逸而尤歎遇合如太史固猶不能無不平之感也太史爲相國孫枝襲麻華胄與兄次德孝廉共讀賜書相爲師友少年成進士躋清華珥筆承明市駿燕臺顧盼爲雄意氣自得旣無單寒困苦之狀足以挫紬其神鋒而高才見忌偶或不合於時志氣亦以是激發昔陳思生享華樂而文章豪逸非應劉可幾少陵終老寡諧而沉鬱頓挫之音每於一篇之中千雲直上兩者各有所得要爲不兼之數而太史生平以榮遂而

間涉憂讒是以互動其憤發之氣而大極其歌哭之致宜其纏綿騷雅才情溢出近代罕其儔也蓋若合前後遭際均有以佐發其胸中者然要皆太史天姿獨迥不可羈制無所往而不自見其縱橫也豈必盡關所遇也哉予固不敢以世之爲歷下爲竟陵者讀太史之詩而太史之文將次第行之予不復更爲論次矣

醫學正言序

醫學之有方書歷千年不易矣而論者至謂方不可執貴得其意而變化之卽表裏虛實性情臟腑亦不可以前人之論守爲一定之科此其說近似

而不可以緊律也夫變化者至微之事也非極精
不足以晰理非神明不足以善應使未有與幾之
哲而輒欲師心以自用不顧其所安而溫涼補洩
之惟我則毫末之差鮮有不至於殺人者反不若
守其常經其失或二三而所得猶六七也譬之星
命之學不能舍五行生尅周天垣度以爲推測堪
輿之術不能離九土方位八卦經緯以爲營度蓋
執是恐無以盡其精微而舍是則支離錯亂有日
趨於誕罔而莫之稽覈者故醫學之有方書猶工
師之有規矩伶倫之有律呂也乃一旦等爲陳跡
而猥以無定之說勝之豈有幾於至當者乎雪航

王先生精醫學有年其於素問靈樞難經脉訣諸書不啻九爲据三爲摸伐毛洗髓於其中而不可天闕矣猶恐以無定之說惑天下使學者悵惘於無所守於是著爲正言一書自切脉辨症以及立方皆確然有所指俾療者按病而不失毫髮至其總集前人叅以己意則皆極變化之能而折衷之者也嗣君東臯又從而補述之其書遂爲當世不可少予獨異雪航之道高天下所活千人不執一方而變化之所不能傳者託之是書以傳遂循循其可守東臯補述先生之書循循其可守矣而用其所學以起生人又實見其變化之能蓋父子相

傳皆以變化爲神奇而其所執以告後人者則惟此不易之理也後之學者安可以私心自用哉若夫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已莊子曰將使同乎我者正之夫旣同乎我矣又安能正之然則是書之正乎天下與天下之受正於是書詎不在乎神明之人哉予未及見雪航而與東臯交最久嘗爲東臯序胎產保生一編矣蓋東臯之書先生啓其傳而是編則先生之書東臯衍其緒者也皆雪航之教也是不可見東臯繼述之美乎嘗考江寧郡乘雪航爲宋文安公堯臣後以業儒精醫術崇禎時大疫先生攜囊過貧乏家全活甚衆大宗伯薦

爲太醫丞不應避跡赤山尋葛稚川舊居卜築焉
古之神仙得道者流常藉方藥以度世先生殆其
人歟

袁周合刻稿序

吾邑袁聖衣太史與金陵周子仍叔素未謀面也
仍叔有聲諸生間三十年至己卯以第二人舉於
鄉又十六年乙未始成進士先是丁亥應禮部試
受知於聖衣亦以第二人薦主者主者檢闈牘以
二字疵被黜落聖衣竟以是得罪去歸田里著書
二十年無幾微怨至周子成進士初第時以書致
聖衣曰某不才以文字累先生今幸博一第長安

道上爭相異曰是前十數年大梁袁聖衣先生所
拔而未售之周生也余不喜獲一第而惟可無負
先生知己是慰且先生謬以古文期許某一時羔
鴈資不足獻謹錄其所爲史論數十篇以呈惟先
生教之然終亦未謀面也後數年聖衣哀集生平
館閣之文因念仍叔雖博一第未通仕籍及授職
司李而已賁志沒矣痛惜其人遂以所著史論附
己作以傳謀之剗劖而屬予爲之序予重其誼因
梓而序之曰制科之困屈人豈不甚哉歷稽唐宋
以來以科名貴顯者代不乏人然或數年一行或
數十年一行類皆拔十百於千萬士多白首鉛槧

淹蹇蓬蒿者文章遇合自古爲難也彼辭蔬屨而
宴曲江雖曰榮遇可欣哉求如廬陵之於眉山始
終稱真相知者蓋亦寥寥矣而聖衣於仍叔故已
曠世一邁宜乎先生有得賢之譽弟子獲稽古之
榮發聲揚烈相得益彰顧乃遇不終遇聖衣緣是
老田間仍叔卽遇究亦不謀面以歿也豈不惜哉
然一時稱奇合必於聖衣與仍叔是歸以其不遽
合大著其適相合天下皆曰無兩物之岐也其爲
遇不越尋常萬倍哉予與聖衣同邑里與仍叔爲
二十年舊交旣能泝溯一原而兩美必合文章光
氣亦遂如出一手交情金石結之於文字者淡也

顧仍叔以史論名家而聖衣五經合說外又有二十一史衡較一書異日盡懸國門知聖衣於仍叔其所期在千載以上矣豈世俗所稱師弟子者可同年語哉

胡元潤移居詩序

胡氏世以畫名其家至元潤尤著人恆知之胡氏世以詩名其家至元潤而大振則人不盡知之長白先生知載齋集高秀樸老伯敬當時極推之而長白未嘗與伯敬同調其詩傳者頗少近虞山先生揆之列朝選中亦弗備予欲爲刻其全集力弗逮也元潤爲長白從子能紹其家學同予遊者二

十年每遊輒有集然尚不以示予世人安從見之
近時能畫者率不工詩不工詩其畫何等也元潤
詩與畫恆互其意爲之此移居所作遂盡平韻往
往多剏獲之言讀其詩想見其畫勿論矣而能使
人從五十六字中時時見頽然一老坐臥於竹樹
方塘間雖恆饑而克若有餘之態可意而得也昔
人云詩畫貴有品胡氏以詩畫世其家能以貧世
其家也胡氏詎止以詩畫傳乎是帙端伯閱之虎
丘越數年予始閱之惠山非名山水間弗以示人
元潤抑又可知矣

宋去損冰荔編序

予嘗鑿冰於北矣霜雪交淪層波成凌峨峨皚皚
流離光徹亦旣盡冰之變矣然而陰潭半解陽岸
全輕不似向北一結便勝車馬也予嘗噉荔於閩
矣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亦旣
盡荔之變矣然而向南益茂漸北斯窮在閩已然
每繹上林賦所載答逕離支類徒夸言耳實無有
是也冰與荔二者常無由合如此予每妄意綠葉
雲舒朱實星暎時照以寒冰沃此活火不獨象玉
比珠必且揚葩炫麗然是二者卒無由合莆田宋
子去損家在楓亭左右故多好荔誌稱一家萬株
鬱爲林麓數里之間焜如星火卽其地也去損旣

素習荔然素不謀冰昨年北遊困葦屋中涸寒沍
陰不洩則結葦屋之冰較他冰獨堅且厚去損見
而歎曰予荔民固夏蟲也今迺語冰涸寒沍陰多
所感疑爲五七字予取讀之詩有潔以微者於冰
則玉壺夏造遙遙飛雪於荔則瑯盤晨引消如秋
霜也有艷且都者於冰則日華照彩灼爍相明於
荔則紅綃玉膚絳囊頰珠也奇放則如冰中有北
方鼠東海蠶荔中之蕉核或似龍牙或類鳳爪也
冰之將泮潭隄千門搖春涵綠荔之將實散如朝
曦疎如繁星詩之散朗者近之照壺則虛映月俱
白紅歛乍解清香開肌詩之俊逸者近之予因語